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

且說智爺見著背人的把人放下，與智爺一跪，細看卻是徒弟的媳婦甘蘭娘。智爺一見，自己羞得面紅過耳，焉有師傅要罵徒弟媳婦的道理。你道這甘蘭娘因何到此？皆因是這前後兩套《小五義》俱是明講的平詞，不比四大奇書，也不敢比□家才子，可也不與小說相同，乃當初玉昆石先生所留。此書講的是明筆、暗筆、倒插筆、驚人筆。諸公細瞧，必須把此理看明，方有可觀的所在。似乎艾虎、蘭娘這一露面，表他們的來歷，皆稱為是倒插筆。不但艾虎，蘭娘兒，還有甘媽媽、鳳仙、秋葵、霹靂鬼韓天錦。俱已來到。就因艾虎與韓天錦在臥虎溝完姻，韓彰回家去了。這日間暇無事，忽然鳳仙想起金氏牡丹來了，她們本是乾姊妹。對著艾虎一提，小義士也想念盟兄，想著上京任差，日限尚遠，何不一同上一趟固始縣去。夫妻一商量，秋葵也想念姊姊了，要一同前往。秋葵要去，蘭娘兒也要一路前往，霹靂鬼也要去。沙老員外不放心，怕的霹靂鬼闖禍。艾虎也不願意同著霹靂鬼一路前往。甘媽媽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同著他們一路走走。」沙老員外方才放心，僱了馱轎兩頂，艾虎、霹靂鬼騎馬，甘媽媽、蘭娘兒、沙氏俱都坐馱轎。一路無話。到了那裡，也是住在金錢堡西邊德勝店，把上房、東西房俱包下。這日天色已晚，打算明日再往施家去。沙氏叫艾虎打聽打聽，施老大人是尚在，還是故去了。艾虎就與店中伙計打聽施家之事，那伙計連連擺手說：「千萬可別提施家事情了。」艾虎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伙計就把施家之事一五一□學說了一遍。沙氏一聞此言，不覺二目之中落下淚來。艾虎等店中伙計出去，也就止不住往下落淚，惟有甘蘭娘在旁哈哈大笑個不止。艾虎不覺怒氣上衝，說：「你也太無調教了。論說婦道的規矩，三從四德是根本，丈夫要是遇見喜事，你也幫著歡喜，若是遇見煩事，你就幫著愁腸才是。我與你姐姐都在這裡悲泣，你反倒在那裡哈哈的笑。」艾虎雖這樣說著，甘蘭娘兒還是哈哈直樂，樂了半天，說：「請問你一件事情，你是何人的門徒？」艾虎說：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，誰人不知我是黑妖狐智化的徒弟？」蘭娘又問：「什麼人的義子？」艾虎說：「你這是沒話找話說，我的義父是北俠，難道你就不知？」甘蘭娘哈哈又笑說：「可惜呀，可惜！師傅、義父那樣的英雄，認你這樣義子徒弟。我可是女流之輩，我可也聽說過那二位老人家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，樂善好施，濟困扶危，有求必應。可惜收你這樣徒弟，聽見盟兄全家遭害，不想一個主意與盟兄報仇，反倒同著我姐姐在那裡哭哭啼啼。你是個八寶羅漢鬚眉男子，萬歲爺家現任職官，你與施大哥八拜為交，生死弟兄，不思念與哥哥報仇，這就叫有負前言，連一點大義綱常全無。你在此流這婦人淚，也是無益幹事。若能把哥哥哭活，把姊姊哭的身離虎穴，就是把二目哭瞎，也不枉哭了一場。依我愚見，你要不敢到惡霸家中與哥哥報仇，我就要前去探道啦。只要把道路探好，今日晚間，妾身背插一口鋼刀，夜入太歲坊，把惡霸家中殺個乾乾淨淨，雞犬不留。金姊姊倘若未死，把姊姊救出龍潭虎穴，就算替我丈夫盡盡交友之道了。」甘蘭娘這一番話，把一個艾虎說得面紅過耳，說：「你出此狂言，敢跟著我今晚間夜入太歲坊，走這一趟麼？」甘蘭娘說：「你要不去，我自己還要前去，何況又是跟你前去，焉有不敢之理！」艾虎真就出來探道，探明道路，轉頭回來。大眾吃畢晚飯。艾虎換了夜行衣靠，蘭娘兒也拿絹帕把烏雲罩住，摘了釵環鑄串，脫了衣裙，盡刺裡邊小襖，用汗巾紮腰，多帶了一根抄包，背後插刀，換了軟底弓鞋，同就艾虎從後牆跳出去，直奔太歲坊。走到五道廟，遠遠看見山西雁搬著一塊石頭進廟去了。艾虎告訴蘭娘兒說：「這個是三哥，大概還有別人。」不多時，又有智爺出來。艾虎說：「他們也為此事而來，不用過去見他老人家，咱們誰先到誰救。」倒是艾虎先進的太歲坊。夫妻分手，艾虎往前面去了，蘭娘兒在花園子裡一繞，若論膽量，這個婦人可算得是第一。忽然見一人，穿了一身孝衣服，可把蘭娘兒嚇了一跳。細一看，卻原來是三哥，心中暗暗納悶，他因何這樣的打扮。只見他扭來扭去，正扭得高興，蘭娘兒就把他這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了，打算他真急了時節，好把包袱給他。不想他口出不遜，這一罵把甘蘭娘罵急了，一賭氣包袱也不給他了，找了一塊石頭，對著徐良打去。徐良隨後一追，蘭娘兒便跑，跑過了東房，後來不見徐良追她，方才又從東房過來，各處尋找金氏。後來找著金氏，由後樓躍將上去，戳破窗櫺紙，看了半天，方才聽得明白，暗暗誇獎金氏。本打算要進去殺婆子，也是怕唬著金氏，可巧遇見智化用了個調虎離山計，自己便開了後樓窗，來至金氏面前，解了繩索，說：「姊姊多有受驚，我是前來救你。」金氏說：「你要是我的恩人，容我一死，我也不能出惡霸門首。」蘭娘兒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金氏說：「我既到惡霸家中，我要出去也是名姓不香。」蘭娘兒說：「我不是外人，我是艾虎之妻。」金氏說：「你是艾虎之妻？你姓什麼？」蘭娘兒說：「我姓甘。」金氏說：「你更是胡說了。艾虎之妻姓沙，你怎麼告訴我姓甘呢？」蘭娘聽她問到此處，覺得臉一發赤，低聲說：「妹子，我是艾虎的側室。」金氏方才明白。蘭娘兒早把她背將起來，用大抄包兜住她的臀部便往背後一背，抄包的扣兒，繫在了蘭娘兒的胸前。剛出來，便遇著智化後邊趕，明知是師傅，故意一語不發，後來聽著他口出不遜，自己不能不答言。方才把抄包解開，把金氏放下，雙膝跪倒，說：「師傅別罵，徒弟媳婦在此。」智爺一看是甘蘭娘，自覺臉上有些發愧，搭訕著問：「原來你們夫妻俱都上這裡來了。」蘭娘兒便把來由對著師傅學說了一遍。智爺說：「你們來得甚妙，我們爺們正為背金氏發愁呢，我先保護你們出去，然後告訴你們一個主意。」金氏一看，原來是智化，當初曾在夾峰山見過一次。便與智爺磕頭，道：「智叔父，姪媳婦被惡霸搶來，本不打算出去，現有弟婦前來救我。我要行拙志，我妹妹不教我死，我若不死，出去怕人談論，名姓不香。」說到此處便哭起來了。智爺勸解半天，又教蘭娘兒把她背將起來，仍然把抄包繫住，智爺保護直奔北牆而來。蘭娘兒躍上牆頭，飄身下來。智爺也便跟出牆來，送她們直奔德勝店。

走著路，智爺就告訴蘭娘兒一個主意，說：「施相公現在五道廟內，此刻倒不用叫他夫妻相見。先把你姊姊背回你們店去，可別叫店中人看出破綻來。明日五鼓叫他們套車，你們上車之時，店中人絕看不出女眷中多出一個人來。我帶著施公子、徐良前來尋找你們，作為是咱們一路前往。」蘭娘兒點頭說：「師傅這個主意很好。」隨說著就到了店的後牆，智爺說：「我就不到裡面去了。」蘭娘兒一回手由腰中解下一個包袱來，交給智爺，蘭娘兒說：「你把這個包袱交給我三哥，告訴他以後說話再不留神，巴掌可要上臉哪。」智爺問：「這個包袱，你是從何得來？」蘭娘兒說：「我是撿拾三哥的。」智爺也不往下再問，把包袱繫在自己腰間，看著蘭娘兒躍上牆頭，進店裡面去了。自己復返回來，躡進太歲坊後牆，仍然奔了前邊動手的所在。此時那些動手的人，已然被艾虎殺了個七零八落。智爺復又殺進來，便見地下橫躺豎臥，也有帶著重傷的，也有死於非命的，遍地半截兵刃不少。又聽正房上一聲喊叫，原來是東方明趕到此處。皆因艾虎把他捆上，口中塞物，丟在牀下，二位英雄出來之後，原來有個家人遠遠看著，等徐良他們去後，家人進來，便由牀下把東方明拉出來，解開，又將口中之物掏出。東方明吩咐家人去帶金氏，想著霸佔之後由他們去救，不想工夫甚大，自己一賭氣也奔東院來了，將到院內，便見婆子家人，俱都被殺。樓上不見了金氏，直氣得大罵一場，又上前邊動手來了。將到前院，便見家人亂嚷說：「從外面來了兩個大山精，打進來了。」要問來者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